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四十五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三

起甲子明熹宗天啓四年盡丁卯明熹宗天啓七年　凡四年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彦卒

宗彦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彦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遂不獲預宗彦旋乞假去神宗末齊黨勢甚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彦獨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屢加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及是卒於官

日赤無光有黑子

是日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

二三蕩于旁漸多至百許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揺有聲銅缸之水騰波震盪

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

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其畧曰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許干預外事違者法無赦乃有

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

罪狀言之忠賢本市井無頼中年淨身夤入内地初

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内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模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于翦巳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建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

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觧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静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倖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隕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毁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

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語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盈龔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騈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忠賢墳脉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施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

楊漣一疏指實贓陳足褫奸閹之魄當其懼而求解于閹臣尚

傾陷為事投匭設阱日夜未已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究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自視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

不無心存顧忌韓爌此時使能脅以正言喻以利害俾早知避禍求全縱不能遽服刑誅或因而得離闕廷亦不難徐圖處置爌竟束手無能付之不應致忠賢輯計自謀泣訴慰留直臣遂罹慘禍陰陽消長之機爭于寸隙而爌庸碌寡斷貽毒無窮雖

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奉聖夫人為彌縫更相表裏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退隱憂臣死且不朽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洩機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當時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

質實 吳懷賢休寧籍吳縣人

他日以忤閹去國亦不能概為之辭免也

大雨雹

是日為

丙申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自揚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勲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燝憤抗章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膺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厮養則千金萬金毒痡士

廢咸加縉紳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忠賢所竊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寵忠賢亦以此乃于先帝陵工畧不厝念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規制宏敞擬于陵寢前列生祠又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為已墳墓如此為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忠賢竊陛下權内外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疏入忠賢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熛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熛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絶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黄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齒之凶豎千載而下史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恤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撿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

矯旨除其名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
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游僧有陰
霾國是非句實歐陽脾詩也邏者得之遂逮治事既
白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
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御史吳裕中以熊廷
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
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
獄或杖死皆繼燝被害

質實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兵
部侍郎恭之孫崇禎初
贈光祿卿官一子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
甫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丁乾學字天行浙
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
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
曾孫

葉向高罷

楊漣劾忠賢疏既上向高謂事且決裂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叙己功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閹人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乃決萬燝廷杖向高力救不從無何御史林汝翥向高甥也方巡城有二豎爭奪人財物鬬于塗汝翥笞之忠賢怒矯旨命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収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幸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命行人護歸向高既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為首輔未久亦罷忠賢恣意戮辱清流朝中善

類一空云　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閹人逞煬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刓方為圓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

河決徐州

決閼山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雲龍山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質實　閼山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雲龍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初帝即位降敕暴選侍凌毆聖母及妄覬垂簾狀且云傳選侍封號以慰聖母之靈厚養選侍以敬遵皇

考之意至是忠賢亂政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時謂前諭出自王安後諭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帝實不辨也

發明

奸璫為選侍請封非尊欲尊崇選侍也徒以當日請即位請移宮皆出自楊左主張王安調護今安已殺矣而楊左諸人忠賢又將與大獄以置之死地故先以請封選侍為反案之始奸邪陰鷙其伎倆固無所不至而熹宗憒焉不察以前此明諭中外之事一任奸閹之顛倒播弄致使前後詔旨互相悖馳又何怪他日之駢戮諸臣而置若罔聞耶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按淮揚贓私狼籍霍邱知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即薦

閹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之羽翼縱逞鬼蜮之計恣豺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行無忌乃魏廣微以閣臣率先諂附面目靦然在呈秀因贓罪被糾冀作逋逃淵藪遂甘為義子靦顏求容剏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天良盡泯真狗

之其行事類如此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盡發其貪汚狀南星議戍之詔草職候勘星秀署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願為養子當是時忠賢憤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助涿州人馮銓者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忠賢冀假事端傾陷諸害己者得星秀相見恨晚星秀又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詳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選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遂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

氣不食其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躡踵恬然不以為羞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覘其氣運之奄奄垂盡矣

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召起為吏部忤忠賢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敕諭必目為元山云質實崔呈秀薊州人謝應祥安福人陳九疇歷城人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尚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之中旨謂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私人顯是于廷漣光斗有意狗私更責漣怙惡不悛注籍躲閃前者勘陳九疇事俱屬漣等主張朋比不公著並削籍且追漣光斗誥命

質實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

以徐兆魁為吏部侍郎喬應甲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都御史

兆魁應甲紹徽皆素為南星所擯而紹徽尤黨于忠賢善類既斥三人擢用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初葉向高當國爌次之及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爌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爌為首輔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倆引邪黨忠賢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急率朱國楨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

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無伴食爌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戒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懟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急褫臣官為佐理溺職之戒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悻悻求去聽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爌罷時上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語忠賢及其黨益恨爌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于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質實　李魯生霑化人

起崔景榮為吏部尚書

初景榮為兵部尚書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至是特起為吏部尚書時忠賢盜國柄羣小相倚附逐書趙南星欲起景榮為助比至忠賢餙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

質實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忤

不可浸忤忠賢揩而不安其位矣

忠賢尋削籍崇禎改元復原官

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

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關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文言又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時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遊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囑其同官傅櫆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不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頷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方忠賢得櫆疏喜甚欲借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

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汪文言歙人阮大鋮懷寧人

居桐城梁夢環廣東順德人

朱國楨罷

葉向高罷韓爌為首輔韓爌罷國楨繼為首輔魏廣微與忠賢表裏為奸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三疏劾國楨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

護歸

南京地震

是日癸卯

震聲如雷

乙丑五年春正月我

太清兵取旅順

大兵攻旅順破之守將朱國昌等戰死

衛者至此登岸

質實旅順有關在寧海縣南一百二十里明時海運舟達金州

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為呈秀訟寃忠賢即以中旨復其官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閲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東謙魏廣微以己意點縉紳便覽一册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黄克纘王永光徐大化

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除退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一空云○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呈秀既比忠賢不二歲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田吉李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及勢位相抗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畏之也

質實

李恒茂鄉臺人王永光長垣人田吉故城

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霸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既得遼陽集貝勒諸臣議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衆俱以還國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至據守舍已得之疆土而還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區

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衆皆曰善遂定議遷都乃于天命七年

三月築城于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名
曰東京至是閱三年為天命十年三月
太祖欲自東京遷都瀋陽與貝勒諸臣議皆曰邇者築城東
京宮室既建而民之廬舍尚未完繕今復遷移又興
大役恐煩勞我國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
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汝等寧不計及
耶于是自東京至瀋陽定宮殿廟社之制是為
盛京

發明臣等謹按自古建都立國皆以形勝為先而
非常之原必由聖人定斷瀋陽之境東盡挹
婁北接扶餘南近沃海實為神皋奧區而撫定征
討則明及蒙古朝鮮悉指顧可及
天眷與宅為我
大清肇基闢宇之始

太祖高皇帝力排羣議定以獨斷規度形勢築宮闕定
廟社肇基于億萬世古稱高山天作何以過焉
以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
先是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自王三善被害後
賊勢益熾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乃晋
燮元兵部尚書總五省軍駐遵義明年賂賊黨誘殺
奢寅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
之未幾以父喪去賊又熾崇禎初起故
官合諸道兵殲之崇明邦彥俱授首
夏四月太白晝見
是月癸
未日也
重修光宗實録

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王志道等請改光宗實録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欲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羣小欲借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己者槩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質實

給事中霍維華疏畧曰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迄無定論臣以為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尚未封而況于后請之不得而況于自后不妃不后而況于垂簾前此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之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翊戴之功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而篤愛先帝始終不渝果有廢立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癲之張差乎神祖升遐先帝哀毁遽發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受鴆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

楊漣等久以抗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讁羣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

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平生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楊維垣文登人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漳浦人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端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尋褫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

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倫當時冤題擕陷實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濺文楨忠魂共抱沉冤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

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許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豈世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斃之而具獄辭以上漣光斗各作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贓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

猶為切齒然諸
人正氣凜然不
磨當日之摧殘
情至者孰知即
所以表章之哉

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化中朝
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全斃無以厭人心
宜移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比對
簿大章詞氣不撓而刑部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
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
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
呼酒與其弟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乃投繯而卒
初漣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
入適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于
此吾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
初汪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鍛鍊兩月餘不屈有言杖
之百其甥哭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
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迨慘酷備加最後不能堪始
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
焉可也顯純誣楊左魏周諸人以贓文言蹶起曰天
乎寃哉以此衊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楊漣之被逮也

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郡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旣死雇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贜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光斗前興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斃正卽善繼父世所謂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贜未竟撫按嚴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家族盡破後忠賢定三朝典要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為罪魁議開棺戮屍有解之者乃免大中長子學洢以父被逮號慟欲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旣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贜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哭幾絶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贜私呈秀恨之又繼漣疏劾忠賢有忠賢鋌而走險其横逞之毒將不在

縉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讞廷弼獄援議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贓尤多也

秋七月削李三才顧憲成籍

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推轂三才官加至戶部尚書以謗議故落職天啟初遼陽失欲起用不果後起南京戶部尚書未赴卒至是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詔削籍官吏部侍郎亦以京察事忤神宗意黜去憲成既廢益講學研究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乃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未幾卒天啟初贈太常卿亦以三畏追論與三才並削奪

質實

石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善懋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效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

質實

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慎行尋復紅丸事遣戍從吾以病卒崇禎初復官謚恭定懋衡字國持婺源人亦于崇禎初復官張訥閹中人

以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為禮部尚書馮銓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

紹軾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杖殺之銓亦與廷弼有隙家居時曾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及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譜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於是廷弼死遂決至是推閣臣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如盤閱三月即罷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質實

周如盤莆田人丁紹軾貴池人黃立極字中五元成人馮銓涿州人

魏廣微罷

揚左之獄廣微實預謀顧秉謙調旨五日一追比吏部尚書崔景榮懼其立斃杖下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疏言連等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

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贓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改乃具疏乞休不許居兩月廣微丐秉謙為解忠賢意少釋然卒不自安復三疏乞休許之既而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贓斃獄會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忠賢遂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石三畏等復希旨趣之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磬資不足價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刎死珪母稱

究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時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廷弼為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

質實 陳仁錫字明卿長州人門克新汝陽人劉廠清苑人

九月賜魏忠賢及客氏印

賜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

發明 明代如蹇夏三楊輩曾各授印章許其密封言事故其文多有用綱紀糾繆者為一時優異之典顧朝廷之上所言公公言之嘉謨入告雖以責望老臣而賜印秘陳苟非其人即不免開告許之漸而況可施之婦寺乎且是時逆閹竊大權中外爵位黜陟一任煬竈者之主持更有何人

壅過之而不使上聞者其不欲上聞之事固未嘗不可矯旨從中出而又何待乎賜印不過習見前朝最異之數欲畢致于其身而後快又安顧其名義之不可居也哉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為經畧

初魏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徃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公立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為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汛地非祖宗之法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發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守門守閹宗承若至齊化門反接以

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等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會馬世龍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于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摇動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塗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質實

馬世龍柳河之敗世龍以孫承宗荐為山

海總兵領中部俾南北二部俱受節制世龍定計守城頗盡力至是有降人劉伯漋自耀州來言城内虚可襲世龍從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㨿水軍游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遂敗殁柳河亦曰楊柳河在海城縣南一里西北流入三岔河錦石即錦州右即廣寧右衛故屯也㙮山堡名在錦縣西南高第字登之灤州人魯之甲里系無考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先鋒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賀烺等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等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内俾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

質實　盧承欽餘姚人

明自固本之論既興朝端紛呶者幾數十年實屬無裨事體而南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況值小人道長之時揚所修等公然肆聽妄談竟請勅為成帙開局輯修以逞其詆毀于是羣小任情曲直幾不憚黑白混淆乃當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梃擊以王之寀開釁骨月為誣皇祖負先帝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説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内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修光宗實録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

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質實 楊所修商城人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晋江人

時設徒獻媚至
欲悖擬春秋豈
知事後定評此
書即閹黨檮杌
迨崇禎初既經
焚燬而南都衆
訟楊維垣等尚
欲重翻若輩中
傷善類之心無
所不至究之是
非本自了然又
豈能以一書盡
欺後世哉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代為經畧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
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
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閱卒羅立發西洋巨
礮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礮死事聞擢崇
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
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質實　王之臣潼關衛人金啟倧起小吏時為督
屯通判死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户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
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

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耶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即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嗛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閣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急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

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末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策求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譏己調旨切責而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撫抗織造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家居記忠賢日事有迹矣于是忠賢益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廵撫起元素有隙蓋起元撫吳時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己具疏誣劾起元為姜辨冤並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欽咸而銜起元不置至是忠賢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廵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竄入順

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為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沈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向北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于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惋號寃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吾始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魏太監耶遂蠭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由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繫其舟而沈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顔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千備受五毒不勝酷刑時四月晦日槖饘中傳出片紙自此遂斃至五月二日獄卒以死報終莫知為何日其殮也十指墮落捆置兩袖中葢以其為連代草故云順昌萬三千五日一酷掠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噀血唾顯純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髪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宗建至一宗建為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時六月十八日尊素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隔墻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時為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

已俱死顯純酷加搒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為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並稱為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為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攀龍學本濂洛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為一代大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旨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間行詣都為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閒順昌櫬歸文祖哀慟發病死其所捕顏佩韋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為亂也延頸就刃而死後吳人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昌期應昇至常州閒讀知府曾櫻咸助之貲應昇師吳鍾巒詣府署與應昇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夕千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閧聲皆言忠臣何故被

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諸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賣蔬童子過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蔬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親將英代為輸贓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贓雖不及三千同年門舊及鄉人咸助之始得完趙元方撫吳罷歸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

質實

道南祠即楊龜山祠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含峽江人今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蔣英嘉善人沈演即淮之弟

兵科給事中羅尚忠疏陳漏餉剝軍弊

尚忠言各邊解銀往領銀回者或各衛鑽求情分委放軍糧或將領轉委偏俾遽相扯扣而將官遇有司

餉之權者雖品位過之亦甘卑禮厚幣甚至星相游人當事薦徃者亦派扣各軍禮而歸之又甚有將官放債倍扣利息者及管庫司官以情面淺深幣交厚薄為各邊發糧之先後乞飭各督撫委各邊道將查明軍數軍若干餉若干刻成冊各送計部計部總計九邊額兵若干歲餉若干彙冊進覽一送該部一送各司俾奸書無所去其籍得肯所言給餉情弊甚悉其應裁應禁速議尋不果行

三月設各邊鎮監軍內官

時各邊鎮增設內臣監軍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大學士丁紹軾兵部尚書王永光等屢諫不聽

發明熹宗之時邊事已不可為經撫不和疆埸日蹙朝廷即力加整飭尚恐不能有濟而乃復設內官監軍以益其弊是猶抱薪而救火也往時內官典兵如曹吉祥鄭敬輩覆轍俱在惟嘉靖力

抑宦侍其鋒稍挫神宗時雖監税肆出而典兵者尚少至是魏閹亂政一切權柄皆欲歸其同類始則借偏軍以刺事閫庭供役士卒愁苦繼乃各設監軍牽制邊將稍一拂逆戮辱隨之疆事如此國事又如此岌岌殆哉其能久乎

夏四月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

命南京守備内臣搜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及兵餉

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不絶煙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昏仆死者無算未幾朝天宫又災

建祠之請始自潘汝楨疏故首逆璫及天下且上自宗藩下逮賈豎無不思以此為進迎諂媚之端廉恥道喪盡矣甚至像加衮冕制擬九錫舉國皇皇狂走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連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忠賢生祠之建始于潘汝楨汝楨巡撫浙江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户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勅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兵閻鳴泰部内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

盡如爽狗而頌辭至稱以堯舜聖神美其依歸向順竟不知視忠賢為何等其居心妄悖直宜與叛逆同科而顧秉謙等復敢矯傳褒答偶麗盈篇推其積慮當誅又將何所不至乃彼此按錄逆黨若輩均得倖逃顯戮何以懲創惡而示防維縱惡之機崇

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痛哭責匠人凡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黄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内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内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煃勲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勲等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曾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洶洶若不及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至毁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

楨亦不能無責矣

閲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偽辭輒報允無何
忠賢誅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槩入逆案云 質實 潘汝
楨桐城人劉詔杞縣人黄運泰永城人葉憲祖字美
度餘姚人劉之待興國州人胡士容黄州廣濟人耿
如杞字楚材館陶人李誠銘慈聖太后姪梁世勲瑶
之後郜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人曾國禎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
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
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攻罷
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携
貳 質實 袁鯨湖廣
龍陽人

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檣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諸事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檣去釋褐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國檣質實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檣高陽人

九月庚午朔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八月我

太祖高皇帝崩大貝勒代善于諸子中為最長而我

太宗文皇帝時稱
四貝勒功德隆茂為衆望所屬代善因作議書言紹承大統得聖君始能戡亂致治以成一統自顧德薄願共推戴
四貝勒嗣位入朝過示諸貝勒大臣衆皆喜
太宗辭讓再三代善意益懇切乃從之是年冬遣使遺袁崇煥書曰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即位爾循聘問之常我亦豈有他意既以禮來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
皇考往寧遠時曽致璽書與爾令爾轉達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我當覽書詞以復之兩國通好誠信為先爾須實吐衷情勿事支飾也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嫐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

各有所左右同黨中如魏廣微馮銓輩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秉謙于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徒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衆僇辱之屋室貲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从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至是三殿告成太監李永禎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禎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進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畧詔書襃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廠臣

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鐃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鞾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行自廚傳優伶蹴踘輿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荼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容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擣賚銀幣無筭或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內皆容氏為內主也

十二月南京地震

先是寧夏地大震至是南京地亦震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道文昇之任即多參劾忠賢矯旨稱其能力挽漕運盡心國儲深體厥臣籌邊至意嘉之被叅者削籍治罪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恊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王之臣代高第為經畧又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専督關内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崇煥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内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其大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抵隙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奮迅立功衆人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

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朝與廷臣始終之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名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并便宜從事

大清兵征朝鮮

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大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宫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曾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揺中宫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承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葢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深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楷及王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勅歸故郡

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蓄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訥希旨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費為國帝即下詔褒美

質實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初太子未立有三王並封之旨謂光宗福王及帝浩也尋以羣臣爭遂寢二十九年東宮立與福惠桂三王同日封常洵以長先之藩至是常浩之藩漢中惠王常潤神宗第六子至是之藩荊州桂王常瀛神宗第七子至是之藩衡州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懔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鑄成臣典于不刊者嚴臣也當增入簡端

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忠賢矯旨逮之寀下詔獄坐以贓八千竟瘐死慎行亦遣戍寧夏知府曾櫻故綫之未行而忠賢敗王之寀于天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挺擊之謀變而為用藥之術蓋梃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孫慎行辨析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矜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矜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羣小俱恨之刺骨

發明

逆閹亂政流毒縉紳一時呈身獻媚之徒借其力以翻三案遂至顛倒是非刋為要典而劉志選者乃復劾逮之寀瘐死囹圄扉端蹤推波莫茲為甚顧志選耄惛嗜進揣風燭之將殘冀冰山之可恃卒之十罪朝彈元凶暮竄曾不踰年而身膺顯僇為逆案之罪魁所謂孼不可逭者其志選之流乎

閹奴僭肆至忠賢而已極一時趨承諂事幾于翻覆亂常陸萬齡濫冐成均竟敢以忠賢上配孔子彼亦居然人面而昧良忘本直是犬豕不如林釬塗抹掛冠尚能稍扶名教乃朱之俊配顏師儒之席公然奏請施行實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啓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特疏詣司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同時又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遂殂

質實

林釬字實甫同安人

秋七月遣魏良卿享南北郊祭太廟

上不豫以錦州之捷遣良卿告南郊北郊及太廟代行禮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發明

國家郊廟重典必躬必親昭其敬也嘉靖時祈穀明堂嘗遣武定侯郭勛恭代識者已譏

乃斯文道喪然當時褒廉鮮恥之徒取悅奸璫者忍于蔑視君上又豈特無禮于先師哉

其非禮乃良卿以魏忠賢之孽儼然攝行大祀對越于兩郊九廟之間其僭妄孰甚焉且寧遠錦州之役滿桂僅以身免盈庭藉藉方爭劾袁崇煥之不能救援顧在督師則明斥為罪在内豎則詭冒為功甚至晉秩太師良卿倍邀優叙馬鹿混淆謬以捷告豈果謂天祖之可欺耶蓋是時忠賢懷奸莫測特欲假托邉功令其兒子得因代祭以干帝制逆志之萌于前具見又何待傳呼呈秀私語密謀而後覺其有覬覦神器之心耶

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

太監紀用總督趙率敎遣使請和我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太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守寧錦功文武冒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先是尚書霍維華嘗進仙方靈露飲于帝帝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甚慮帝不測有後患欲北自貳于忠賢會寧錦敘廕維華請以讓崇煥魏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安東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忠賢紊亂朝常明之元氣斲削已盡矣宗至是尚予褒嘉可謂至死不悟然當時名見諸臣原不過為落罪所嗾猶此以覬舉朝意向至云忠賢可計大事則其假詞制衆逆謀窺竊顯然獨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帝疾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黄立極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内使十餘人轉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質實 信王諱由檢光宗第五子天啟二年封信王

信王由檢即位赦

是為莊烈帝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以呈秀秘計時未可行兼意任王年尚未冠说亦如熹宗之易與不妨隨時取濟耳若以悠忽嗣位為羣小真心推戴何異癡人說夢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為孝純皇太后

初入宮為淑女萬歷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帝已失光宗意被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莊烈帝長封信王追進賢妃往者莊烈帝問近侍曰西山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附金錢往祭及即位上尊謚曰孝純皇太后 質實 劉太后海州人後籍宛平

立皇后周氏

天啟中后選入信邸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宮中之政悉稟成于熹宗張皇后故事宮中選大婚一后以二貴人陪中選則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侑以銀與遣還張后疑后弱昭妃曰今雖弱後必長大因冊為信王妃帝即位立為皇后 質實 周皇后蘇州人

徙居大興生員奎之
女奎後封嘉定伯

賜李莊妃弟成棟田

莊妃李氏即所稱東李者也仁慈寡言笑位居西李
前而寵不及莊烈帝幼失母育于西李既而西李生
女光宗改命東李撫視天啟元年二月封莊妃容魏
用事惡妃持正宮中禮數多被裁損憤鬱而薨至是
帝立詔賜妃弟成棟
田産念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震自西北迄東
南隆隆有聲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察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于衆邪燄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輯三朝要典原爲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氷山難恃猶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用以嘗帝時呈秀丁母憂奪情視事不用縗絰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錢元慤遂劾忠賢上言忠賢本梟獍之資先帝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植奸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聚肅寧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徒以不死宜勒歸私第魏良卿等有玷茅土並宜褫革員外史躬盛主事陸澄源亦交章論之而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奏俞旨必曰朕與廠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二曰蔑后皇親張國紀于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

覬望逡巡姑効呈秀以魯帶蓋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戸擊排者固涉容氣虛驕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宋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中宮危矣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内操忠賢外脅臣工内逼宫闈操兵禁中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五曰尅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大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靦不知省八曰掩邊功遼佐用兵以來隳名城殺大將而冐侯封伯九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一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剥髓孰非國家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賢書遂登前列疏上帝召忠賢使内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陽搒其惡示天下尋 曰逆惡醜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

從輕發鳳陽乃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尸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時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追戮其屍其子鐸覆試僅得二義削籍

質實 錢元慤歸安人史躬盛烏程人陸澄源平湖人戍邊

罷諸邊鎮守中官

天啟六年三月各邊俱增設內官鎮守至是帝諭兵部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為無謂且宮官觀兵自古有戒其槩罷之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黄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焕猷上疏論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𰌼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立極等疏辨帝猶優詔報之及是立極終不自安乞休去時楊維垣等交章論焕猷疑東林指使請按問乃詔除焕猷名

發明 黄立極等以逆閹黨人夤縁政府逢奸肆惡靡所不為逆閹既誅其黨自應罷斥乃大臣不為舉發言官不聞論奏而糾劾之疏且出自一山陰監生則諸臣平日封章交論相與水火者徒知爭門户之私而于國家進賢退不肖之義曽不涉其胸臆也莊烈帝深知立極輩之附奸特不欲驟斥衆臣故為除焕猷名以安其意而楊維垣等乃疑其為東林指使請按問是時逆閹雖誅逆棠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辨論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夾箸思欲得真

未定故猶以東林為罪惡之歸小人變亂黑白何所不至乃禍象已昭而懵懵猶不自覺亦可哀也

夫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訓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名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瓶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質實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黃道登吳江人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

追復熹宗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

材于摸索暗中
之間其為可笑
吏何待言

客魏肆惡日幽成妃别宫不死斥為宫人裕
妃幽别宫絶飲食而死至是俱追復封號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將出外宅氏于五更赴梓宫前出
一小函用黄色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瘡痂及累年
落齒剃髮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
其家良卿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
斬嬰孩赴市有眊睡未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莫不
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姙身者八人蓋
將效呂不韋所為帝
大怒命悉皆殺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四

起戊辰明莊烈崇禎元年盡庚午明莊烈崇禎三年　凡三年

戊辰　莊烈帝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帝懲魏忠賢禍乃有是詔尋又申廷臣交結內侍之禁頒諭諄戒之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實久列讒垣前此何以喋無一語窺其意

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

質實 德陵在昌平州雙鎖山趾子峪西南距永陵一里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天赤如血

是月辛巳昧爽也占者云是主大旱且兵徵

施鳳來張瑞圖罷

鳳來素無節槩以和柔自媚於世瑞圖務迎合親忠賢會試發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

過懼閹皴方
遂爾依違洪
直至羣奸距
航始欲藉一疏
沽直名殊為
鄙造瑞圖既
劾罷而定逆
時閹臣尚以
無實狀為詞
見當時廷臣
術壞盡祖庇
行其私意即
彈亦非出公
世風凌替極
矣

分別起於孔子其謬妄如此忠賢生祠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襃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至是御史羅元賓疏劾鳳來等畧論綸綍之重任總歸閣官之權衡欲上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黄鼐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悞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質實 羅元賓會稽人

贈卹寃陷諸臣

諸忤忠賢致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周宗建黄尊素李應昇萬燝皆贈官錄一子王之寀復官丁乾學吳裕中劉鐸吳懷賢繆繼歐張汶亦獲贈卹詔死禍尤烈者并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光斗宗建力尼之遂多不獲謚給事中瞿式耜頌諸臣

寃稱漣大中順昌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乃謚漣忠烈大中忠節順昌忠介既而趙南星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並贈官賜謚

質實

揚漣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光斗贈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順昌贈太常卿周朝瑞贈大理卿周起元贈兵部右侍郎繆昌期贈詹事兼侍讀學士袁化中顧大章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贈太僕卿萬燝贈光祿卿福王時追謚光斗朝瑞宗建應昇忠毅化中忠愍大章裕愍起元忠惠昌期文貞尊素忠端燝忠貞丁乾學贈侍讀學士劉鐸贈太僕少卿吳懷賢贈工部主事蘇繼歐贈太常卿吳裕中張汶贈卹有差趙南星贈太子太保謚忠毅鄒元標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高攀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馮從吾贈太子太保謚恭定瞿式耜字起由常熟人明桂王時殉節　本乾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宣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廹上道比至都帝召見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柰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崇煥又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為人所排構不得竟其志乃上言恢復之

計不外臣昔年以遠人守遠土以遠土養遠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建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為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質實

許譽卿字公實松江華亭人

五月李國榰罷

國榰與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劉志選梁夢環劾張國紀以撼中宮賴國榰調護之國紀得免罪王化貞之棄廣寧列城皆走惟巡按御史方震孺保前屯無動而忠賢素銜震孺嗾其黨誣劾之坐贓擬絞尋

揚州知府劉鐸呪詛之獄起又誣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繋獄國楷力爲保全帝初即位以登極恩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煥猷以劾國楷等褫衣冠國楷薦復之時人稱爲長者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於家贈太保謚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爲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畧曰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時起事興議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

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損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翻歸咎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此又一局也網自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成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觀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曰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

之例假竊誣妄當毀三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亡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之詣闕大哭天下笑之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孫之獬淄川人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楷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是月壬午杭嘉紹三府海嘯壞民居數萬間溺數萬人海寧蕭山尤甚

海寇鄭芝龍降

芝龍少與弟芝虎從海盜顏振泉為寇振泉死衆盜無所統約共禱於神插劍米斛中遞拜之劍動者推為長芝龍預藏磁石袖間甫拱手劍躍出遂雄長海上以巳泉人不寇泉令其黨劉香寇之泉州官吏招芝龍降芝龍來受命芝虎不從嘯而去猖獗如故然芝龍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釋不殺當事知芝龍終可撫復遣使諭之竟偕芝虎降而其黨李魁奇鍾斌旋叛去與香仍為盜熊文燦巡撫福建善遇芝龍頗得其力魁奇屢抗官軍守備莫兆爋戰歿芝龍擊擒之又敗斌於泉州斌投海死香連犯閩廣沿海邑廣州都司許當辰勦香歿於陣文燦議招撫賊佯許之文燦遽遣叅政洪雲蒸等入賊舟宣諭被執文燦懼

委罪雲蒸吉官劾之帝赦文燦戴罪自効乃令芝龍以遊擊為先鋒合廣東兵擊香海上大敗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賊窮矣急擊勿失遂遇害香自焚其舟以死○按明史施邦曜傳盜劉香李魁奇擾海上邦曜繫香母誘之香就擒魁奇投鄭芝龍事請撫邦曜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與熊文燦傳所載互殊蓋傳聞異辭也

質實

鄭芝龍泉州南安人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莫兆爐同安人許當辰餘杭人洪雲蒸長沙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兆爐雲蒸烈愍當辰節愍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故事廣寧塞外兆哈諾捞圖固英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遂歸誠于我

大清

調兵而兵譁索餉而餉絀明至崇禎之世國計迨不可問然當時滇池未甚蔓延荒札未聞遍及何至歲入輒告不充蓋由諸司浮冒居多侵漁無忌即轉饟餽邊亦半蝕于墨吏儐帥之手又復上下蒙庇稽核不嚴以致持籌者時行支

寧遠兵變

四川湖廣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于譙樓上兵備副使郭廣初至括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袁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為獎勵一方乃靖先是關外止設總兵官一人崔呈秀欲用其私黨增設三四人故権勢相衡臂指不運尋定設二人而寧時如故朱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為一鎮仍以總兵官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設

紕耳畢自嚴目擊時艱當慎出入以楚蠡耗乃襲孔桑故智思覈田增課搜括紛紜國未足而民先病其後梁廷棟復效為畝加三釐之議科斂誅求脂膏已竭而朘削更深致愁怨無聊者多靡然從盜推厥禍首非自嚴而誰

二大將因枉稱三人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又請罷寧遠及登萊巡撫不設帝亦報可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尚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廷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諸事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質實 畢自肅自嚴皆淄川人自嚴字景曾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祖大壽何可綱皆遼東人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大學士劉鴻訓免尋遣戍

先是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為別白鴻訓至間毅然主

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納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鴻勛史𡌴高捷本由維垣華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鴻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鴻訓奏辯給事中顏繼祖言鴻訓朝鮮之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鴻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鴻勛贓私且言鴻勛以千金賛維垣得御史帝怒落鴻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鋮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詆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𡌴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時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敢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

閲內兵以鈇飾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未幾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軍恵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行賄改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稾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謝不知帝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閲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嘉璧亦誣伏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訟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為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為鴻訓力辯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並革職候勘無何

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陛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欺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証未確難懸坐帝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王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後鴻訓竟卒戍所福王時復官

質實

劉鴻訓使朝鮮按鴻訓傳神光二宗相繼崩鴻訓方官編修充使頒詔朝鮮甫入境遼陽失守朝鮮為造二洋船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船重而壞跳淺入小舟飄泊三日夜僅達登州報命徐紹吉四川保寧人袁鴻勛慈谿人史埜清苑

人高捷寧晉人張道濬沁水人巡按遼東御史銓之子顏繼祖龍溪人鄧英安福人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張慶臻惠安伯偉曾孫李覺斯東莞人張鼎延河南永寧人王道直漢川人吳玉壽陽人張鳳翔堂邑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田時震富平人田仰盧陵人閻可陛韓城人賈毓祥平度人苗時順寧陵人

發明

劉鴻訓力斥閹黨為諸黨人所嫉袁鴻勛等思合謀攻去之以安其黨莊烈既已知其曲直為之罪鴻勛罷史𡌴高捷矣乃未幾而以改敕之事懸坐鴻訓加之遣戍夫敕書之改寫閣臣固不得諉以不知然毫無佐證遽憑詆訐之言定為主使斷以行賄在鴻訓退有沖主之言豈得云無咎而莊烈以此深銜必欲置之死地且未久而袁鴻勛等皆仍以言官倚任不幾于代黨人為報復耶鴻訓之才雖非卓犖其銳意仕事亦有足取當國事艱難之際人材既不易得而又舉措聽熒何

恠十七年中閣臣至五十人之多哉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一人禮部尚書温體仁侍郎周延儒以無素望不與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方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廹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越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安

錢謙益關節一
事真偽雖不可

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閣廷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而會推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為考官時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先是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㸃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同考官薦擬第二謙益改置第四千秋知為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鬨事傳京師為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質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

知然前此草率具獄時溫體仁己官禮部何不聞特疏糾陳乃因不與廷推輙假公直之名潛行傾軋章允儒序其熱中觖望實洞見癥結之言體仁顧以謙益皆闇曹爲解尤爲理窮辭遁殊不思科目重闕名器黄緣干進犯即宜懲設如所言則謙

黨闇體仁言輒搆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部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闇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貴謙益謙益引罪帝數曰朕幾悞逐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帝乃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被逮荷枝死

質實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章允儒南昌人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薛三省字魯叔定海人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顧其仁華陽人房可壯益都人

益或不與杖卜竟可不加窮治而末僚散秩皆可聽其公行彈糾乎如此閃爍支離莊烈尚深信而亟賞之甚矣其蔽也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帝登極後言者爭請召爌為逆黨楊維垣所抳但賜敕存問是年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及是還朝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罷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袞多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即諭百寮遵行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具疏申救不聽會御史毛九華劾溫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為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帝下浙江巡撫藏實未報御史任贊化復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體仁揣己為清議所斥因力求去以要帝且言臣以訐罷錢謙益故其黨排訐臣者百出而無一人

左袒臣臣孤立可見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諾辨良久言二人皆謀並死黨帝心以爲然東獨召鑛等於內殿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國事何補當重繩以法鑛請寬言官以安體仁既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吟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質實

毛九華掖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貪黷虐民民多起爲盜有劫官吏署者應甲置盜不問反脅官吏責重賄盜乃日橫而被盜者莫敢告至是連歲大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鳩衆墨其面突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是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遂攻城堡殺官吏安塞賊高迎

祥與飢民王大梁復聚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尋因原兵以無餉譁亦叛去為盜大吏悉闖賊曰此飢民訛徙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陜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質實

白水漢衙邑晉廢後魏復置白水縣澄城後魏置明並屬同州以隸于西安府今升同州為府二縣仍屬焉府谷五代後唐置明屬葭州以隸于延安府今屬榆林府宜川西魏義川隋改宜川安塞宋置元升縣明並屬延安府今因之劉懋臨潼人

發明

樊薪不沃而火燎于原門芳不除而蔓延于野方朱童蒙喬應甲之時草竊奸宄漸起往捕捕而僇之一長吏力也失此不治馴至宜川白水喇狀為犀然再兵潢池烏合之衆耳陝西分建五鎮宿將勁兵雄于天下使乘勁發之初原棨官軍壁剛進勦俾厥渠魁翦其枝黨不數日間定

韓爌等受詔審定提書自當持

矣而乃藉口飢氓曲為盜辭遂使疥鮮之疾釀毒成癰狐鼠之徒假威作虎揭竿響應蹂躪中原而國隨以亡滅是果誰之咎哉

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慍色又問章奏內有情面二字何之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頗有所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為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俱有實跡遂放歸

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帝不懌

正群邪伴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托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詞而王承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頑以廣搜樹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

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凡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閣臣名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為對乃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孫如洌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許顯純張體乾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納郭欽李之才

服上刑者類皆己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荷戈諂附亦槩從城且所坐失倫究不免于陰行庇護以懲奸更事而諸臣瞻顧遷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明季朝臣積習頽壞于此可見安得不淪于亡

壯烈參天欲麾地之後力為整

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十三人人俱充軍曰諂附又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九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方案初定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汴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 曰瑞圖善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耶又問繼春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唯反覆故為小人三人遂俱論徒

三月以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鶴見帝求治太急乃上言圖治之要在培元

頗尚有志于明作有為但其燭理不明加以多疑偏執往往以瑣屑處委曲推尋小過或偶見捜求巨惡轉任其朦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暮改朝更迄無定見其受病不在精察之有餘而在英斷之不足楊鶴乃托培養元氣為名轉以事事勵精

氣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搆黨彼此相傾逆閹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而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邉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寛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疏入報聞尋三邉總督武之望卒官而是時關中寇熾廷臣莫肯往羣推鶴帝名鶴問方畧對曰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遂拜鶴兵部右侍郎代之望總督軍務討賊先是流寇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望洛川淳化三水等十餘州縣遊擊高從龍戰沒固原逃兵周大旺等復掠涇陽富平勢甚張及鶴至叅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子于白水追殲大梁于漢南副將賀虎臣亦捕斬大旺等賊渠畧盡而繼起者

為太過實為謬妄是不過懼大權在上不能逞所欲為遂不顧其詞之害理異如所請依成法而委任責成則必至高拱無為而後已視神燾覆轍又何以異乎

益東延安榆林間所在皆賊鶴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廟堂遽用之竟莫能勦賊後遂一意主撫以致敗

質實　淳化宋以雲陽縣之黎國鎮置明屬邠州以隸于西安府三水漢縣元廢明正統中復置亦屬邠州以隸于西安府　本朝雍正三年升邠州為直隸州二縣仍屬焉楊鶴字修齡武陵人武之望臨潼人賀虎臣保定人

夏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杪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二杪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是光啓法驗大統回回歷皆踈帝切責監官于是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乃洪武時所定實即郭守敬授時歷也自至元十年造歷越十八年為大德

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不能無乖錯況斤斤守法之者哉今若循舊向後不能無差光啟亦言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以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尋上歷法修正十事因薦太僕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善推步報可遂開歷局以光啟為監督未幾華民卒更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光啟加本部尚書仍督修歷法西法之行自此始初西法與回回歷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窮推詳測益加精密而授時大統之說漸絀

質實

大統歷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洪武十七年漏刻博士元統以大統積分猶踵授時之數

非所以重始敬正乃擢為監正取授時法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元命曰大統歷法通軌二十六年監副李德芳言當復用消長之法自是大統歷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云回回歷出西域元置回回司天臺與授時法並行明洪武三年設科隸欽天監亦參用之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短漸長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

推筭黃道赤道廣狹廣數容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西法明神宗萬歷中有大西洋人利瑪竇者進貢土物與其國人龐廸我熊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攜有彼國歷書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于時徐光啓李之藻皆宗之是為西法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

文龍鎮東江歲糜餉無筭所往輒敗動詭稱捷冒功又縱下恣淫掠驕蹇不樂受節制崇煥始受事即欲

誅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名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遣官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莅鎮疏請遣部臣理東江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易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叅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步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

袁文煥雖稍有
才畧而粗率自
用前此平臺召

狀妄殺瀕海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
爾奏稱收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當斬
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
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海外諸國五
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劄付千
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剽掠商船自為盜
賊七當斬強娶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
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之島上僵
死者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
冕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
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擁兵觀望不能恢復寸土十
二當斬數罪文龍噤不能置辯但叩頭乞免崇煥召
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
文龍數勞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賜尚方
寶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
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

對己為大言不慚至毛文龍雖慓悍不馴初未顯然跋扈崇煥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馭之方縱罪在當誅亦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輙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為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實乖馭將之

副將陳繼盛等領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未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時文龍專閫海外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自謂可弭後患然東江此然巨鎮文龍死日衰弱且島弁失主人心漸携二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

質實　皮島中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陳繼盛遼東人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

先是燮元督五路師討永寧奢崇明及水西安邦彥以計略賊黨殺崇明子寅寅既死崇明年老無能為

體即因邊事委
任方切亦何至
廢法濫恩若此
且崇煥于東江
重鎮不復議置
帥臣致島衆益
孤劉興治遂據
以滋亂而慮部
下為變即請增
給餉銀雖後此
魏呈潤論奏終
不能除虛糜之
弊崇煥之措置
乖方大畧可知
莊烈悉為報可
而不復加籌度

邦彥勢孤因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
暉往撫燮元旋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夢
得策用兵當自永寧始疏陳方畧未報尋召還代以
尚書張鶴鳴議遂寢鶴鳴未至明輝奉制書往招撫
邦彥邦彥子位不正殺邦彥邦彥怨殺明輝撫議由此
絕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崇禎元年
六月復起燮元故官兼巡撫貴州遂用夢得前議檄
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
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
復赤水時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勢
張甚聞官軍四路並進乃分其部衆據守陸廣鴨池
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取遵義自以兵十餘萬先犯
赤水燮元授計成名令誘賊至永寧而潛遣總兵官
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廣陸入劉養鯤從
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與成名戰于赤水成名佯北
邦彥悉力進會四川總兵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方出

其優柔自悞更人
可概見矣

永寧與賊遇遂接戰小却成名遂師來援賊乃據五
峯山桃花壩官軍仰攻不得上越數日良柱偵賊不
備與副將鄧圯等侵早霧迫之成名閬山上呼噪聲
亦出助戰賊奔鵝頸嶺徑長而愜人馬不能容良柱
圯乘勝逐之賊復敗尋又敗之紅土川死者數萬人
邦彥崇明皆授首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
賞久不行而烏撒土司安效良者邦彥黨也效良前
為滇撫閔洪學所破既敗死其妻招故霑益土酋安
遠弟邊為夫負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
撒燮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
決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險多箐篁蠻烟焚雨莫
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
將自斃于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義鯤復遣人入
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明年春遣使乞降燮元許之
積年巨寇皆平方崇明邦彥之授首也川中諸將功
為多而黔將爭之燮元頗右黔將屢奏于朝為四川

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罷帝慰留之燮元
以巨恣雖平而雲貴諸苗猶出沒為患撫副使朱家
名與成名等討平定番鎮寧諸苗乃通威清等上六
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千六百餘里
繕亭障設遊徼勸平洪邊土官宋嗣殷就其地置開
州復置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尋又撫定阿迷土司
普名聲之亂苗患乃漸息初官軍討邦彥久無功御
史毛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户
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可抵大方一夫當
關千人自廢此官軍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
程而畢節止百餘里遵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
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燮元可任及是平賊皆如
其議云

質實

普名聲之亂名聲者阿迷州土官普維藩子初以從征有功授土知州崇禎趙洪範按部名聲不出境迎及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之官軍進圍州城名聲恐使

人約降而陛以重賂求援于元謀土官吾必奎必奎
奉調從征與名聲戰兵始合佯敗走官軍望見大
潰布政使周士昌副總兵奉拱明通判游大勳戰死
僉事王信遊擊范應華同知楊于陛被執皆罵賊死
朝廷以起釁罷伉逮治而名聲旋亦就撫巡撫偏沅
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明萬歷二十七年以征播暫設
尋罷天啟二年後或置或罷崇禎二年定設赤水元
永寧路地明洪武二十二年始分永寧置衛距四川
布政司六百二十里　本朝康熙二十六年省入畢
節縣鴨池河在清鎮縣西北一百里與水西為界五
峯山桃花壩鵝頸嶺並在四川叙州廳東南與貴州
畢節縣為界紅土川在畢節縣廢赤水衛西鎮寧漢
唐宋為牂牁羅甸地元始置鎮寧州明洪武十四年
屬普定府尋改屬四川普定衛正統三年改屬貴州
布政司嘉靖十二年遷州治于安莊衛城萬歷三十
年改屬安順府今因之威清上六衛並威清安莊平

壩安南畢節赤水六衛也明洪武中以元貴州宣慰司及普安永寧鎮寧地置　本朝康熙十一年改安莊衛為鎮寧州治二十六年改威清衛為清鎮縣治平壩衛為安平縣治畢節衛為畢節縣治安南衛為安南縣治省赤水衛入畢節縣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明洪武十四年以元平月長官司地置平越衛本朝康熙十一年改縣為平越府治明洪武十四年以元麻峽縣地置清平堡尋改衛弘治八年于衛城增置清平縣　本朝康熙七年省縣入麻哈州十一年復置縣以衛省入屬都勻府偏橋注見前鎮遠廢衛在鎮遠府城西南㵲水西岸五老山之麓明洪武二十二年置湖廣鎮遠衛指揮使司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割屬貴州尋併入鎮遠縣施秉元為施秉前江等處蠻夷軍民長官司明洪武五年改為施秉蠻夷長官司正統九年改縣天啓元年省崇禎四年復置屬鎮遠府阿迷漢益州地元初為阿甯萬戶府阿

寧古鑾名後諡為阿迷明洪武十五年改置阿迷州屬雲南臨安府今皆因之閔夢得烏程人林兆鼎福建人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劉可訓灃州人鄧玘四川人閔洪學烏程人馬如蛟字騰仲和州人朱家名曲靖人毛羽健公安人趙弘範嘉定縣人秦拱明忠州人游大勳婺源人王信宜賓人范應華建水州人楊于陛劒州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秦拱明烈愍周士昌游大勳王信范應華楊于陛節愍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

太宗文皇帝以七大恨未雪乃于是年十月

親統大軍進討次老河分兵三路

命濟爾哈朗等率右四旗及右翼蒙古兵攻大安口阿巴泰

等率左四旗及左翼蒙古兵攻龍井關我
太宗親督大軍以蒙古哈喇沁台吉布爾噶都為鄉導攻洪
山口克之至是抵遵化兩翼兵來會距城五里而營
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聞我
大軍入近畿疾馳三晝夜赴援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
彥不令入率教遂策而西與
大軍遇悉力拒戰中流矢陣亡一軍盡歿我
大兵四面樹雲梯攻城正白旗小卒薩木哈圖先登
大軍相繼上守陴兵潰參將李楨遊擊彭文炳戰死巡
撫王元雅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天球知
縣徐澤前知縣李起潛皆死之
太宗嘉元雅忠命賜棺殮
親酹金卮勞薩木哈圖並予優錄而三屯營及馬蘭鎮亦為
我別將所下副總兵張拱微戰歿國彥具衣冠西面
稽首偕妻張氏投繯死于是我
大清兵由薊州而西徇三河臨順義城大同總兵官滿

桂宣府總兵官侯世祿各率所部勤王戰于城下俱
敗於京師城遂降進至通州渡河駐營城北我
太宗傳諭各城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大恨有七我
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屢次願和而爾主頑加欺凌故今日
與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道循還得天者興人豈
能為非我恃強逞兵也
諭既徧薄京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
太宗率諸貝勒及護軍環閱燕京城招男女之逃竄者縱之
入城乃進兵距關廂二里而營時桂世祿俱屯德勝
門
大兵至世祿兵潰桂獨進戰協理戎政尚書李邦華督
兵守城令城上發大砲佐桂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

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旋與廷臣及督師袁崇煥等召見平臺桂解衣示創帝深嘉歎洛廷臣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倘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継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强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兵部尚書王洽于獄邦華亦以誤傷桂軍為言官劾罷時

大清兵駐郊圻久城中洶洶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砍蹹城被獲帝震怒下刑部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継榮于獄坐允升絞以年老減死與継榮俱戍邊世賞贖罪為民

質實 老河在哈喇沁右翼南一百九十里源出明安山東北流會諸小水經敖漢北翁牛特左翼南又經奈曼哈爾哈二部之北流五百里許與潢河合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三十里鮎魚關東龍井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九十里西接遵化之洪山口陡峙邊外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少東五十里白棗谷東三屯營在遵化州

東六十里馬蘭關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有堡城在關南十里甕城明嘉靖四十一年添築永定等七門甕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城始成趙率教與滿桂爲時良將莊烈帝聞其敗沒賜卹典立祠奉祀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同時戰歿之千戸綦國勲入祠張拱徵神木人李櫝大同人彭文炳吉水人王元雅太原人李獻明字思皇壽光人以察核官庫至遵化或謂居官保定此邑非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城破死何天球增城人徐澤字允若襄陽人莅任甫七日死武起潛守用潜進賢人罣誤解官候代遂同殉節後孫承宗請卹死事諸臣乃贈獻明天球光祿少卿澤光祿丞俱廕一子元雅以大吏失城贈卹不及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張拱徵李櫝烈愍王元雅李獻明何天球徐澤武起潛朱國彥彭文炳節愍侯世祿綏德州人項煜字水心吳縣人王洽臨邑人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

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
于治不少貸未幾瘐死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名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先是遵化失守帝聞報名見廷臣于平臺基命請名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命基命入閣而立名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卿不須往通州其為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艸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仍守通州時鋒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旋閭我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復遣副將劉國柱督師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仍復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質實東便門在外城之東北隅北向解經傳韓城人方大任桐城人楊國棟山海衛人尤岱榆林人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初崇煥建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聞于朝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阻之事尋止及

大清兵入龍井關諸隘口崇煥聞即督祖大壽何可綱

等率師入衛以十一月十日辛丑抵薊州所過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以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

大清兵下遵化越薊州而西崇煥懼即引兵入護京師與滿桂同召見慰勞備至詢以戰守策賜御饌以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請屯兵外城亦不許時

大清兵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未奉勤王詔即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其和議誣其招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崇煥營廣渠門外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敗之崇煥復移兵城東南隅豎立柵木我

大軍列陣逼之而營

太宗文皇帝率諸貝勒輕騎往視曰此殘敗之餘何足勞我

大軍遂不戰還先是

大軍獲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因

授密計鴻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頃見敵有二人來見

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竊聞其言縱之歸以所聞告于帝帝遂信之不疑再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之故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栗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出遠近大震大壽先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解救故大壽德崇煥基命知之言于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急遣都司賈登科齎諭大壽孫承宗亦令遊擊石國柱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冀効勞績而城

上暴書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遺邏卒指為間諜而

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刃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下獄又將以大砲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濶桂節制因謠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収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已當代為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乃歛兵待命

質實

撫寧唐始分盧龍縣置明屬永平府今因之豐潤金始分玉田縣置明屬薊州以隸于順天府今屬化州廣渠外城七門之東門也劉策字範武定人明年正月論死棄市

發明　袁崇煥在邉臣中尚有膽畧其率兵勤王實屬有功無罪莊烈始則甚喜其至倚若長城一聞楊太監之言不審虚實即下崇煥于獄尋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間愚敵為兵家作用古今來被紿而僨厥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莊烈如此之甚者至祖大壽擁衆東走追而不返且出怨言甚至將士以弓刀相向此其叛迹顯然向非孫承宗調度有方豈能歛兵待命而轉以優詔報之崇煥非叛而坐以大逆大壽實叛而褒以璽書刑章顛倒國法何存豈惟不知將將之道抑亦大失御下之方矣

武經畧滿桂師師出戰敗績桂及前總兵官孫祖壽等死之

我
大清兵既圍燕京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曰攻城固可必得倘堅城之下失我一二良將
雖得百城亦不足喜乃止勿攻屢遣使齎書議和遂
自德勝門移營循海子而南且獵且行趨良鄉克其
城知縣党還醇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
之棟驛丞楊其禮皆死焉
大兵復分道攻固安亦下之還軍至盧溝橋副總兵申
甫者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
之帝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給貲令募新
軍改聲御史監之甫倉猝募數千人皆市井遊手大
學士成基命閱其軍極言不可用帝不聽甫所需軍
裝戎器又不能時給出城戰輒敗及是結車營于
盧溝橋以拒
大清兵遶出其後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
亦陣亡遂南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

經畧以尚書梁廷棟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兩門帝趣桂出師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兵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桂祖壽及參將周鎮戰死雲龍登雲被執帝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啓致祭贈桂少師世廕錦衣僉事襲陞三級賜祭塋有司建祠尋追謚敏愍祖壽亦卹贈如制帝以諸路兵皆敗憂甚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諮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得請乃退羣議由此息

貲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歷官薊鎮總兵既罷官家居散家財招舊部赴援遂歿于陣党還醇字子貞三原人

大清兵薄城督吏乘城拒守或言縣小無兵盡避去還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將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

破死事定父老覓還醇屍得之艸間赤身面縛伏被數鎗羣哭而殮之妾上達貴州安順人閻門死難事聞贈還醇光祿卿予祭葬有司建祠具官其一子上達等亦贈卹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醇城亡與亡之死靡貳猶曰有守土責也安上達史之棟等微員末職亦能致命遂志有死無隕宜破格褒崇以為世勸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虛名作將來之忠義乃併贈國學教職良鄉主簿于聖主優卹之典謂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議乃贈上達廷表五經博士與史之棟楊其禮及千戶蕭如龍何秉忠百戶李歷皆配祀還醇祠同時殉節武舉陳鑫洲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婦朱氏等十七人並建坊旌表順天府尹劉宗周言上達得死難之正請贈翰苑宮坊不報中甫雲南人金聲正希休寧人明唐王時殉節周鎮遵義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祖壽忠烈還醇南鎮烈愍聲忠節上達廷表之棟其禮等與同時殉節之千戶蕭如龍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可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豈閣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罷擅殺之人頗事後輒因過寓一言坐局外者以發蹤指示豈為平允奸人借端抨擊伎倆往往如斯

何秉忠百户李蔭武舉陳蠡測生員梅友松並入祠梁廷棟鄢陵人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

罷大學士錢龍錫

御史高捷史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龍錫所扼二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𡎺遂上言議和殺將皆龍錫發縱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捷𡎺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山西援兵潰于良鄉

莊烈始猶戒勿
苛求迨再疏力
攻遂不免意移
色動放還未久
逮繫旋加幾至
沉冤西市前此
熊廷弼之獄楊
左皆坐以慘毒
殞身莊烈豈無
聞見何拏小效
尤羅織竟不一
加深察耶

先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山東河南山西巡撫閻
京師戒嚴皆奏請帥師入衛並奏請應天鳳陽陜西
浙江各巡撫及撫治鄖陽都御史統步卒勤王至是
山西巡撫耿如杞偕總兵官張鴻功以勍卒五千人
赴援軍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後給餉如杞兵
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汛
地累更軍三日不得餉乃譟而大掠帝聞之震怒逮
如杞鴻功下獄時四方援兵先後集以缺餉故多肆
剽掠獨河南巡撫范景文馭軍有紀律所將八千人
餉皆自齎秋毫無所犯移駐東門再駐昌平遠近恃
以少安明年春陜西諸路總官官吳自勉率師勤王
所部延安兵亦潰巡撫張夢鯨恚死而甘肅巡撫梅
之煥奉詔入衛將行西路乘虛入犯之煥止留遣兵伏
賀蘭山後邀其歸路再戰再敗之乃引軍東餓悍卒
王進才殺叅將孫懷忠等以叛走蘭州之煥西定其
變復整軍東比抵京師已後時矣遂落職罷去 耿

如杞既下獄論死後二年斬西市如杞初為職方郎中與主事鹿善繼黨張鶴鳴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貞封疆由是大壞議者罪之

質實

莊景文字夢章吳橋人張夢鯨絳縣人梅之煥字彬文麻城人

發明

明代軍律不嚴將驕卒惰承平之日索餉譁者已不可更僕數而況赴援遠涉顧可三日無糧耶且夫將士千里勤王分守要地尤當預為部署使之駐有一定之所乃今日通州明日良鄉檄調分更漫無定策誰秉中樞誤國若此卒之鎮巡就逮駢首服刑而本兵置之不問即亂卒之潰而西者亦未嘗設法捕禦竟聽其出飛狐越井陘悍然無忌以合于賊宜延綏甘肅之相繼而潰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儒性機警善伺意旨以會推不預與温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初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質實錢象坤字宏裁會稽人

庚午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原抱奇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甲申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後其子詣闕疏請爌言于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刑及妻子此冤之甚者帝

乃許收塟熾遇事特平多類此

質實　原抱奇由輸貲貢進里貫未詳丁進上虞人李逄申上海人皆熾主會試所舉士熾罷後十四年李自成陷蒲州迫熾出見不從賊執其孫以脅熾熾止一孫乃出見孫得釋熾歸憤鬱以卒年已八十有餘矣

兵部侍郎劉之綸帥師戰于遵化敗績死之

初金聲之薦申甫也并薦之綸知兵可大任帝即召之奏對稱旨遂自庶吉士超擢兵部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與申甫二人皆好談兵私貸制單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刳木為西洋大小砲銃欲以軍績自效既貳樞部意氣感激以甫與滿桂等相繼敗歿毅然請行乞京營兵為己部不許乞關外川兵又不許乃召募萬人勒為八營以副總兵八人分將之廷臣見之綸驟貴受命視師皆不

恍中允文震孟使人諷之綸謂當辭侍郎而易科銜以行不聽冒雨雪誓師行至通州守者拒不納天大雨雪宿古廟中言官劾其逗留之綸憤上疏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遂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以月之四日甲申拔永平戊子拔遷安下灤州越十三日庚子駐三屯營分兵守漢兒莊方啟行而之綸遂出薊州遣別吳應龍等從間道規取羅文峪關自率八營抵遵化列屯城外我守城兵突出擊之破其二營之綸之軍猶不退

我

大軍聞報乃自三屯營整兵而西麾精騎三萬突陣砲矢並發之綸軍大潰獲其裨將一人訊之曰營娘娘廟山者之綸也

太宗文皇帝諭我軍曰可生縛之綸來于是大貝勒代善以兵圍山招之降不從縱兵擊之之綸發炮炮

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給陴徐退之綸叱之曰
毋多言吾受國重恩吾死耳嚴鼓再戰流矢
四集之綸解所佩印付家人令持歸報朝廷走
遁入石巖中我総兵官楞額禮子穆成格射
殺之八營兵前後覆其七一軍夜遁去葢
是月二十二日壬寅也敗書聞帝嘉之綸忠
從優卹贈兵部尚書震孟止之曰之綸死分
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贈賜一祭半塟任一
子先是之綸次薊州與　総兵官馬世龍吳自
勉令由薊趨永平拒我
大軍世龍自勉不赴約獨之綸前進已敗吳應
龍亦敗于羅文峪副総兵金日觀駐馬蘭聞
應龍敗遣將馳援皆敗歿
大清兵乘勝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親燃
大砲焚頭目手足意氣不衰乞援于世龍世
龍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救兵乃退已復以二

千騎來攻日觀倚世選等死守不下時京城東列城多失守守城將吏死事者香河則知縣任光裕永平則副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參將呂鳴雲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城守中軍房應祥千總石可玩梁壯威胡承祚卜小峯張學閔仇耀先牛星耀把總楊開泰百戶楊廷棟里居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新馮惟京弟聯京胡起鳴胡登龍子光奎羅世傑弟㧞埰圻李光春丁應掄李文燦劉可廷田種王子福元任士儁張汝恭王元輔武生張鴻翥義民李應陽張俊郭重光張宗仁張禮李大珽張尚義傅守望等灤州則知州楊濂漢兄莊則副總兵葉應武而山海北路副總兵官惟賢亦以襲遵化敗死方

大清兵下灤州之明日分兵自撫寧向山海關離關十里列三營惟賢與參將陳惟翰等設兩營以拒

大清兵乃還攻撫寧昌黎既而惟賢奉世龍檄率惟翰及遊擊張奇化等往襲遵化至城西波羅灣城中兵出擊先鋒殊死戰

大清兵狀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戰惟賢陷陣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奇化亦敗歿

質實　昌黎遼廣寧縣金改日昌黎明屬永平府今因之羅文峪關在遵化州北十八里山寨堡東馬蘭峪東第十四關口也娘娘廟山在遵化州西八里波羅灣亦在州城西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既敗死尸還矢飲于顱不可拔金聲以齒嚙之出以援其家人之綸母老二子幼貧不能返柩請于朝給驛還久之贈尚書金日觀浦江人任光裕霍州人鄭國昌邠州人以按察副使治兵永平遷山西右布政使上官奏留之城破與守備程應琦自縊死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偕死應琦山陰人張鳳奇陽曲人國昌鳳奇闔門並殉節也盧成功高要人趙允殖遼

陽人焦延慶盧龍人官三屯營副總兵龍歸分守南門陣亡呂鳴雲山海衛人張國翰東勝衛人楊爍銅仁人胡光奎父登龍馮維京弟聯京田植玉子福元姪士偁俱死事聞贈國昌太常卿鳳奇光祿卿光裕光祿丞爍光祿少卿並賜祭葬廕一子成功等贈卿有差葉應武龍游人按甘肅通志有寧夏人鄭感民者時官督師軍前監紀永平推官亦闔門殉節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對之綸忠烈鄭國昌張鳳奇楊爍官維賢張奇化烈愍任光裕盧成功焦延慶呂鳴雲張國翰程應琦廖汝欽葉應武鄭感民節愍趙允殖等並入祠

發明 明末國是日非其亡懸于呼吸雖百之綸亦無益然慷慨誓師誠心為國而衆忌其躁貴而撓之乞兵不與致令自募馴至于敗及臨陣捐軀莊烈欲廕卿以勵其餘宜也文震孟又從而沮

之惟任私意而罔顧公義天良漸滅盡矣震孟立朝風節在當日頗有可觀而亦復出此殆不免為習氣之所移耳

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慈烺以二年二月生至是立為太子

質實

慈烺莊烈帝第一子周皇后生

三月李標罷

初與標相者六人來宗道楊景辰以附璫斥劉鴻訓以增敕戍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戸帝亦深疑廷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

大清兵次燕京戒

太宗文皇帝欲息兵安民六致書議和皆未報

太宗曰彼以城下之盟為恥耳遂引兵東既下永平遷安灤州京師道梗總理馬世龍統四方援兵壁于薊門督師孫承宗鎮山海關東西相隔絕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欒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統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備禦而遣將戍開平守建昌聲援始接我

大清復遺書議和極言師旅頻興生民罹禍

上天好生之德我兩國當共體之至是遂旋師取道冷口而歸承宗先後復灤州還安永平遵化四城

質實 石門路在撫寧縣東北九十里山海關西北四十里

明代怯于用兵
毋視招撫為長
參正德間馬中
錫桑園之事前

亦曰石門営臺頭營在撫寧縣北三十里燕河路在盧龍縣東北五十里建昌路在遷安縣東北四十里冷口關在遷安縣東北七十里

六月流賊陷府谷

是年春流賊王左掛等攻宜川為知縣成材所却轉攻韓城總督楊鶴命參政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餘人圍解賊走清澗鶴以陝西五鎮勁兵皆入援關中無帥連疏請遣諸將還鎮不果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而以承疇代張夢鯨為延撫便宜討賊會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感賊延川降其黨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于是王左掛及其黨苗順等亦乞降獨王嘉允不受撫肆掠延安慶陽鶴匿不以聞是時秦地加派之賦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為奸民大困多甘從賊而山西甘肅延綏

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剿除不能迅加剪滅顧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已重負委任迨賊衆詭稱降順既不審虛實之情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樓設座立誓山呼事同兒戲使羣寇蔑視官兵以致癰潰日深寖成大患其後陳奇

勤王兵之潰而西者復走與賊合賊愈不可究詰有別賊横天一字王者自神木渡河陷山西之蒲縣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全晉震動鶴辦賊闒中恇怯莫知為計力持撫議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渠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皆給以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滛掠如故有司不敢問而嘉允已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于是月癸丑攻陷府谷米脂賊張獻忠起應之勢甚熾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初隸延綏鎮為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為請于總兵官王威釋之乃逃去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為先鋒及是據有米脂諸寨自號八大王與嘉允互為聲援總兵官尤世祿怯不能禦承疇文煥聞之馳救府谷擊敗嘉允嘉允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勾西人入犯承疇文煥大破之賊奔潰軍還擊張獻忠于清澗又破之蓋是年十月丙寅也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

瑜能文燦等復踵其謀賊勢燎延海内遂無寧宇雖務苟安而昧決勝當時積習相沿迷而不悟而鶴賓縱寇之尤也

嗃與巡按李應期計誅左掛等亂乃定承嗃有幹畧足辦賊顧流賊所在蜂起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混天猴獨行狼等或西掠秦或東入晉屠陷城堡官軍東西奔擊旋滅旋熾迄莫能盡也張獻忠敗于清澗之月嘉允復擁衆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忠府谷再陷其黨李老柴又嘯衆三千人攻合水鶴檄寧夏總兵官賀虎臣往勦俘馘六百有奇捷方報制府而山西總兵官王國梁追嘉允於河曲敗績賊入據其城建議設大將兼統山陝軍協討仍詔文煥為提督偕延綏副總兵曹文詔馳至河曲絶饟道以困之未幾神一元攻陷寧塞栁樹澗等城文煥家寧塞遂令西還援勦而留文詔討河曲賊

質實 延川隋改文安縣置明屬延安府今因之蒲縣漢蒲子縣地後周改置蒲縣金升州元仍降縣明屬平陽府今屬隰州洪洞趙城汾西皆隋置明並屬平陽府今悉因之永和後周臨河隋改永和明屬

隰州以隸于平陽府　本朝雍正二年升隰州為直隸州永和仍屬焉黃甫川堡在府谷縣東北七十里清水堡在府谷縣東北六十里木瓜堡在府谷縣北五十里柳樹澗在定邊縣東一百四十里寧塞堡在靖邊縣西四十里洪承疇泉州南安人尤世祿府谷人曹文詔大同人李顯宗籍貫無攷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

謚烈愍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言官屢刻其奸邪帝謂體仁孤立益嚮之周延儒復力為之援遂與吳宗達並入閣體仁既得輔政勢益張宗達徒充位而已踰年吏部尚書王永光罷體仁以其鄉人閔洪學代凡異己者率以部議論罷而體仁陰主持之又用御史史𡎺高捷等為腹心日以傾正人庇宵小

為事所欲推薦陰使人發端已承其後欲排陷故為寬解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于是職方員外郎華允誠憤體仁等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畧言當事借陛下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陛下綜核而騁其訟通揑箕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竄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一率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眾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為案牘鉤校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方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勤撫等于築舍用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王化貞楊鎬之喪師誤國厥罪惟均陛下中明三尺肆鎬市朝以懸封疆大吏化貞恃有與援

獨揩顯戮遂使刑罰不中鐵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爲賢之章目為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頼以防維者廉耻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陛下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言請命夜以為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于此矣擅莫專于此矣黨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

洪學徇私毅事且曰體仁生平紾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摘疏中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而得首拔羅喻義進講章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部議削職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

質實 吳宗達武進人中行從子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溫育仁烏程人體仁弟也楊鎬以崇禎二年棄市六年王化貞始伏誅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堃疏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和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莫此為甚且出都時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獄獻上帝召諸臣于平臺諭崇煥謀叛當寘極典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于府中謂斬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至議和倡自崇煥龍錫亦未之許然軍國大事私有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遂遣使逮龍錫而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寃之十二月龍錫逮至下獄復疏辯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堃等以龍錫為東林所推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已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國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

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明年中允黃道周復上疏申救忤旨貶秩調外而帝意寖解尋詔所司再讞減死戍定海衛○龍錫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龍錫官歸里未幾卒

質實 定海五代時吳越析鄮縣地置望海縣宋改定海明屬寧波府于縣置衛屬浙江都司以隸于左軍都督府 本朝康熙二十六年別置定海縣于舟山改故定海縣為鎮海縣仍屬寧波府衛廢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唐王時殉節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烈

冬十二月增田賦

戶部尚書畢自嚴既以度支大絀奏行增鹽引諸事已又列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

民窮起于官貪廷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斲額轉深所為懽然者安在蓋明季耗敝之由而神宗礦稅征求日朘月削時閱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

冗役核虛冒加扺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覈東京水田之賦開殿工官帶之例帝悉行而兵食猶不足至是兵部尚書梁廷棟復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于遼餉一歲之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緝訪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于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餘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唯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自嚴阿廷棟意即書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天下益耗矣

興日增轉餉日絀雖籍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況并此不能用乎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四